

年味荆州

岁火三重奏:

荆州年事的仪式与欢腾

□ 张卫平

俗话说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随着忙年的脚步,腊月二十四即将到来,与北方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急促节奏不同,这里的时间仿佛被荆江浸润过,显得悠长而古意沉沉。小年,古俗为“官三民四船五”。千百年来,荆楚大地固执地守护着自己古老的时间刻度。这差异,宛如文化地图上的一道温柔的折痕,标记着南北风习在江汉平原交汇、沉淀的痕迹与独特的风貌。

这里的年,从一缕携带着祝福记忆的灶火开始的,在家庭围炉的炭火旁深化,最终化为街头巷尾万人空巷的灯火狂欢。火,这个楚文化中贯穿始终的图腾意象,在荆州的年节仪式里,完成了从神圣祭坛到世俗家园,再到公共街巷的三重奏。

古爨:小年祭灶的楚地薪传

小年,又称小过年和小除夕,也是灶祭日,是荆州民间非常看重的一个年节。荆楚“小年”,远不只是一个时序的节点,更像一簇从《礼记·月令》时代燃至今宵的薪火,照亮的是楚人血脉里流淌的、关于火与文明的集体记忆。

祭灶,又叫“辞灶”“饯灶”,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习俗。古时,家家户户都在灶间设有灶王爷神位,人称“灶君司命”。在神话传说中,灶王爷被视为一家的保护神,受到人们的崇拜。小年祭灶习俗,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火的崇拜。东汉许慎《五经异义》中的“火正祝融为灶神”,如一把古老的钥匙,打开了楚地小年别样的精神殿堂。

祝融,是楚人谱系里世代相传的始祖与火正之官。上古的火,是文明之源,是生存之盾。对火的崇拜,演化成为对司火之神的敬畏。于是,当那神圣的火种落入千家万户的灶膛,跳跃的火焰,便成了祝融神性在人间最亲切的分身。因此,荆楚的小年祭灶,便超越了寻常家宅神祇的奉祀,悄然升格为一场对民族源流、对文明肇始的集体回溯与温情告慰。起初,楚人祭灶并不在岁末,而在盛夏六月。《楚国风俗志》揭示,那是新谷初熟、天上“大火星”最为明媚的时节,楚人便以祭火神兼祭祖祝融的盛大典礼,来感恩丰收,告慰先祖。后来,虽因历法演变与习俗融合,祭祀移至年终腊月,与中原祭灶传统迥异,但其内核那团属于祝融的圣火,从未在楚人心底熄灭。

由于小年是一年中最后的节日,除了祭灶外,还要迎新,也就是民谣所说的,“小年忙死人,家家扫扬尘”。小年大扫除,源自古代一种驱除疫病的巫教仪式,就是如《梦粱录》中说的,“土庶家不论大小,俱洒扫门间,去尘秽,净庭户”以祈新岁之安”。同时,家家户户还要拆洗被褥,谓之“洗邋遢”;大人小孩沐浴理发,称作“剃年头”,以一副清朗洁净的面貌,迎接新年的朝阳。这,不仅是岁末的洒扫,更是一种仪式性的新生,仿佛借由这彻底的清扫,人的精神也随同屋舍一起,变得明亮而通透,暗合了古老“被除”仪式的精神内核。

当神圣的祭祀与彻底的除尘完成,小年最温暖的内核便浮现出来,那就是“团圆”。荆州老话讲:“腊月二十四,家家小团圆。”无论贫富,“吃坏吃好,一人不少;有吃无吃,团圆一席”。这份洋溢着春节宏大团圆乐章的一次深情预演,更是一份独立的、不可或缺的家庭契约的确认。在外奔波的游子,若能于此日归来,便算是真正踏上了归家最后、也最温暖的一段心路。旧时,小年团圆饭上,少不了一道“团灶饼”,此饼,以糯米粉制成,内裹糖馅,甜糯可口,象征着日子的圆满与未来的甜蜜。厨房里,打年糕的杵声、熬麻糖的甜香、煎豆皮的油润气息,交织成“忙年”最踏实、最幸福的序曲。

小年一过,春节的氛围就开始浓郁起来。按照荆州传统习俗,腊月二十五,家家打豆腐;腊月二十六,家家煮年粥;腊月二十七,家家赶年集;腊月二十八,家家把鸡杀;腊月二十九,脏土都搬走;腊月三十夜,家家把祖人谢。

从对祝融圣火的虔诚追念,到辞旧迎新的古老被除,再到小团圆饭的温情契约,荆州的小年,宛如一首三叠的古曲。小年,以火为引,串起了从神圣到世俗,从集体记忆到家庭温情的完整链条。那灶膛里虽转入暗红却积蓄着高温的炭火,正象征着这重“古爨”,持续地散发着源自文明深处的暖意,为接下来更为盛大的年事仪式,默默地积蓄着能量与期盼。

家爨:除夕守岁的围炉仪式

当小年的余韵,在糖瓜的甜香中渐渐淡去,岁末的压轴大戏除夕,便以更为庄重温暖的姿态降临。如果说,小年的“火”带着远古祭祀的缥缈神性,那么除夕的“火”,则彻底沉潜、内化,成为凝聚家庭、抵御时光流逝的“家爨”。那团在厅堂中静静燃烧的炭火,是三十晚上无可争议的灵魄。

除夕,是农历一年里最后一天,也称为大年夜和除夜。每年的农历腊月三十日(月小则是二十九日)为除夕,这一天夜晚,就是除夕。正如唐代诗人史青《应

诏赋得除夕》诗中所云,除夕有着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特殊意义,标志着旧年的“去”与新年的“来”。

除夕这天,最重要的事情当属年夜饭,荆楚俗称“团年”,即家人团聚的喜悦日子。《荆楚岁时记》里说,“除夕晚上,家家户户置备酒饌,家人相聚共进酒食”。古往今来,无论山高路远,还是天寒地冻,远离家乡的游子,都要在腊月三十前赶回来与家人团圆。旧时,纵使有人远在天涯,团年的饭桌上,也要为他虚设一副碗筷,杯中斟满。此时,这个“家”便真正“圆”了。

“团年满饮郎君酒,莫把春光再蹉跎。”清代荆州文人王百川,曾用一首《沙市竹枝词》,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荆州团年的年俗风情画卷。三十晚上,家家户户门前灯笼高挂,屋内所有房间灯火彻夜通宵。吃团年饭前,每家每户都要先燃放鞭炮,以示家庭红红火火,团圆美满。而“团年饭”上的菜肴,也是非常有讲究的:要有“烧全鱼”,取“有头有尾、独占鳌头、年年有余”之意;要有“鱼糕”,取“步步高升”之意;要有“肉圆子”,取“圆圆满满”之意;要有“发菜”,取“发财”之意;要上油炸食品,取“红红火火”之意,等等。而在做团年饭时,还必须多做一些,要有吃不完的饭,表示“富足有余”。甚至,大年三十晚上留下来的饭,还要等到正月十二倒到街上,表示“去故纳新”。

吃团年饭,一家人都要穿戴整齐,开始行“辞年”礼,晚辈依次向长辈跪拜行礼。长辈要给来“辞年”的孩子“压岁钱”。其实,早期的压岁钱叫“压胜钱”,是不能当作货币流通的特制钱币。除夕夜,人们将这铸有钱币文字和“千秋万岁”吉祥语的特殊钱币,用彩绳穿系置于床脚。后来,逐渐演变为将压岁钱放置于床脚或压在小孩枕头下。由于楚人尚赤,荆楚民间俗信红色可辟邪,又因楚人认为儿童灵魂不全,需要用红纸包钱来“压祟”,有着贺岁镇邪之意。所以,按照荆州民间习俗,压岁钱一定要放入红包里。在小孩“辞年”或“拜年”时,直接给小孩,其贺岁祝福之意如今。

“至除夕,达旦不眠,谓之守岁。”辞年后,就进入大年三十的第三件大事——守岁。历史文献证实,守岁的习俗,至少在一千六七百年前的西晋时期就已形成。“除夕”,源于先秦时期的“逐除”,而将农历腊月最后一个夜晚称为“除夕”的,就是西晋周处所著的《风土记》,比之《荆楚岁时记》要早四五百年。按照荆州习俗,三十晚上,男女老少都要沐浴更衣,点燃木柴或木炭、煤球,“生火发柴”寓“发财”之意,全家人围羊火盆而坐,拉拉家常,叙旧话新,彻夜不眠,同享天伦之乐。

按照传统习俗,荆州农村乡民守岁时,还得观察天象,这在民间叫着“出天方”。除夕夜晚零点钟分,人们便打开大门,放鞭炮敬神,观察天空出现的星座及其方位,预测来年的风雨收成。所以民谣说:“三十晚上出天方,出了天方看年成。”

街焰:飞龙凤舞的公共狂欢

当家庭内部的温情与肃穆礼仪,在除夕夜达到顶点并告段落落后,一种积蓄了整整一个腊月的热情,便如开闸的春江之水,涌向每一个村落与街巷。这,便是荆州的“玩灯”,一场以街巷为舞台,以万民为演员的盛大巡游与狂欢。

如果说,小年的“古爨”是向神圣源头的回溯,除夕的“家爨”是向内凝聚的温暖,那么正月里的“街焰”,则是生命力最外向、最恣肆的喷薄与燃烧,是古风在岁时节日里最淋漓尽致的现代转化。

“锣鼓一响,脚板就痒。”俗话说道“玩

灯”之于人心的召唤力量。在荆州,从正月初一开始,但直至元宵节,大街小巷不再是日常通行的空间,而化身为流动的剧场。其盛况,在《荆州府志》与《沙市市志》的风俗篇中,皆有记载。

这场狂欢,首推舞龙灯。荆州龙灯,以竹篾扎骨,外罩绸布,彩绘鳞甲,龙头精巧而不失威严,龙身修长,常由十余节至数十节相连。舞动起来,需要十几名、数十名青壮协力,在引珠者的逗引下,巨龙昂首摆尾,紧追不舍,做出“漫游”“穿花”“盘绕”“叩首”等种种高难度花样。尤为蕴含深意的是,大人为了让孩童“消灾”,常让他们从龙的龙身下钻过去。

与游龙的磅礴蜿蜒相映成趣的,是醒狮的雄健与惊险。旧时荆州舞狮,以表演“上高”来评定技艺的高超与否。一般是,以八仙方桌叠起,最高时常达到七八层,引来街边围观者如雷的喝彩与爆竹声。惊险绝伦的舞狮表演,不仅是对力量、默契与技巧的极限展示,更暗含着“步步高升”“独占鳌头”的新春吉兆,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冒险式期盼的直观演绎。

楚人崇凤,源自上古的图腾信仰,在春节的狂欢中,化作最为翩跹华美的“凤凰灯”。此俗,流行于江汉平原腹地。凤凰灯,以竹为骨,绸帛为羽,精工扎制,高大华丽,五彩斑斓,颈项设计尤为为灵。由两人执竿,一人控凤头,一人执凤身,在锣鼓伴奏下,演绎“丹凤朝阳”“凤凰戏牡丹”“双凤朝仪”等经典套路。其寄托的,是对一方土地文明昌盛、人才辈出的深切向往,是将古老图腾提升为地域文化自豪感的公共展示。

湖乡十里蚌灯舞,楚乐千年钟鼓喧。每逢春节拜年时,荆州城乡都能看到玩蚌灯、采莲船等极具水乡气息各荆州地方特色的欢腾景象。“蚌灯”,学名“五蚌闹蚌”,按照蚌、蚌壳的形态,用竹篾制成造型生动的蚌灯、蚌壳灯道具,色彩艳丽斑斓,造型栩栩如生,能够模仿鱼、蚌的各种动态动作进行舞蹈。表演时,锣鼓喧天,人“蚌”一体,人“蚌”一体,蚌子满滩欢蹦乱跳,蚌壳在群蚌中遨游腾跃,鱼虾友好嬉戏,追逐逗闹,舞蹈灵动、优美、流畅,展现出鱼蚌相互“闹”“逗”“乐”“嬉”时的情景,表达了水乡人民在节日的热闹喜庆气氛与四方同乐的美好愿望。而“采莲船”,则是一叶流动在陆地上的欢歌与喜剧。采莲船,又名花船、旱船,是湖区人民模仿驾船采莲而创作的一种民俗韵味浓郁、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。一般用彩纸与绸缎扎成的精致船体,中空,由一位男子反串扮成“姑娘”立于其中,以彩带将船系于岸上,手执船桨,碎步轻移,宛如船行水上。船头一“艄公”执桨划船,动作滑稽;船尾由丑角扮演的“艄婆”手执破蒲扇,扭捏作态,与艄公插科打诨。三人随着锣鼓节奏,表演撑船、闹滩、旋滩等动作。最妙莫过于“歇船”时的即兴唱和:领唱者(常为艄公)见景生情,将沿途店铺生意、主家德行、围观景象编成四句吉祥或诙谐的歌词,高腔唱出:“采莲船哪……哟哟!”“拜新年哪……”“呀喂喂!”每唱一句,围观的众人便高声应和,欢乐在那一唱一答,一呼百应荡漾开来,充满了质朴的生活热情与民间智慧。

当金龙腾卷、雄狮攀高、蚌蚌闹闹、凤凰来仪、鼓乐喧天,春节的意义,便在这一次次目不暇接的“玩”与“闹”中,“闹”成了一片沸腾的、充满无限希望的春之海洋。至此,从“古爨”的神圣火种,到“家爨”的温暖炉火,再到“街焰”的狂欢灯火,荆州春节,以“火”为魂,层层递进、圆满贯通的三重仪式,终于完成了它从历史深处到当下生活、从个体心灵到公共空间的完整叙事。

活化楚都大家谈

以江为脉 以魂铸旅

——三袁故里赋能荆州文旅发展的探索与思考
□ 袁枫

荆州,楚文化的发祥地,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,“活化楚都”的蓝图正徐徐展开。公安县是三袁故里,作为荆州“一江两岸”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环,坐拥87.6公里长江岸线、崇湖国际重要湿地,更承载着“舍小家、为大家”的抗洪精神。这份“江、绿、魂”交织的独特禀赋,是袁故里融入荆州文旅大盘、贡献其域力量的核心底气。当前,三袁故里正以长江文化为核心推进文化铸旅“七个一”工程,以抗洪精神为内核打造主题旅游线路,这不仅是对“活化楚都”的生动回应,更需在落地实践中找准切口、做深做实。

锚定“七个一”工程 让长江文化可感可触

文化是文旅的灵魂,“七个一”工程不应是悬在纸面的任务,而应是让长江文化“可看、可听、可感”的具体路径。公安县的长江文化,既有“江豚逐浪、湿地飞鸟”的生态之美,也有“众志成城、守护家园”的精神之切,需通过系统设计,把这些“散珠”串成“项链”。

在课程研发上,应务实管用。可围绕“长江生态保护”“抗洪精神传承”两大主题,开发面向研学群体的“深度课”。在中小学设计“长江小卫士”研学手册,让学生参与崇湖湿地鸟类观测,体验滨江植树,把“生态保护”从口号变成动手实践。同时,在校本课程中要融入公安元素,比如讲解“公安”县名的由来(三国时期刘备屯兵称“左公安营”),穿插“公安说鼓子”里的长江故事,让文化有“本地味”。

在宣讲队伍建设上,要接地气。可组建一支“多元混搭”的宣讲队:邀请参与过98抗洪、2020年防汛的老党员、老民警当“精神讲解员”,让他们用“当年我在堤上扛沙袋”的亲身经历打动游客;吸纳湿地保护员、退捕渔民当“生态讲解员”,带着游客看分洪工程、识候鸟,讲从“靠江吃江”到“护江养江”的转变。宣讲不能只“背稿”,更要“互动”,让讲解变成“故事分享会”。

在特色线路打造上,宜串点成线。公安县现有黄山头4A级景区(在划)、崇湖湿地、滨江廊道等资源,可推出三条核心线路:一是“长江生态游”,从滨江廊道出发,沿途打卡荆江险段观测点、滨江公园,终点到崇湖湿地,体验“观鸟、赏荷、品湿地美食”;二是“抗洪精神游”,串联荆江分洪工程南北闸纪念馆、98抗洪纪念馆,让游客看老照片、听抗洪故事;三是“乡村文旅游”,结合小龙虾养殖基地、牛肉加工示范园,让游客体验“钓小龙虾、品公安牛肉火锅”,感受“产业兴、乡村美”的新图景。更重要的是,主动对接荆州文旅线路,把公安的“生态游”“红色游”融入荆州“楚都文化+长江风情”的大环线。

在文旅业态拓展上,需避免同质化。可聚焦“小众特色”做文章,比如依托滨江夜景,尝试开发“长江夜航”项目,用灯光秀演绎公安抗洪故事、长江生态变迁;围绕崇湖湿地,推出“湿地露营”“观星研学”,让游客在夜晚听蛙鸣、看星空,感受自然之静;结合公安特色产业,打造“文创+特产”IP,设计“抗洪精神纪念徽章”“公安牛肉文创礼盒”,让游客“把文化记忆带回家”。

深挖抗洪精神 让“精神符号”落地生根

抗洪精神是公安文旅的“气质”。从98抗洪到历次防汛,公安人民“舍小家、为大家”的担当,是独特的精神资源。打造抗洪精神主题旅游线路,不能只建“纪念馆”,而要“让精神”“活”起来。首先要“讲好故事”。可深入挖掘“平民英雄”故事,比如记录当年“夫妻档”上堤、“父子兵”防汛的事迹,收集防汛期间的家书、日记、老物件,在荆江分洪纪念馆设置和丰富“平民英雄展区”,用“故事墙”“影像厅”的形式,让游客感受“平凡人的伟大”。

其次要“设计体验”。可在纪念馆设置“防汛体验馆”:还原当年的防汛棚,摆放铁锹、沙袋、探照灯等工具,让游客体验“打沙袋”“巡查堤岸”,在协作中体会“众志成城”的含义。还可联合社区开展“堤岸清洁志愿服务”,让游客从“旁观者”变成“参与者”。

最后要“延伸价值”。抗洪精神不仅是“红色资源”,还能与“生态观鸟”“湿地研学”相结合。比如在滨江廊道设置“抗洪精神+生态保护”主题驿站,展示“当年为加固堤岸种植的意杨林,如今已成为滨江绿肺”的生态修复成果,让游客明白:抗洪精神不仅是“守护”,更是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智慧。

融入荆州大盘 以“县域特色”补位“全市格局”

“活化楚都”是荆州全域的“大合唱”。三袁故里的文旅发展,必须找准在荆州大盘中的“定位”,立足以“长江生态”“抗洪精神”为特色,做荆州文旅的“生态补充”和“精神延伸”。

一方面要“交通联动”。公安县正抢抓荆江公一体化发展重大机遇,依托“五桥一隧”过江通道建设,实现与荆州城区的快速联通。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,推动“交通+文旅”融合:比如探索开通荆州古城—公安滨江—崇湖湿地“旅游专线大巴”,实行“一票通”,让游客“无缝换乘”。

另一方面要“业态互补”。荆州古城主打“楚文化观光”,公安县可主打“生态体验+精神研学”,形成“观光+体验”的互补。比如荆州古城的游客看完楚王车马阵后,可来公安体验“滨江骑行”“湿地观鸟”,感受“楚都”的另一面;针对家庭游客,可设计“荆州古城寻楚韵+公安湿地亲子游”的两日游产品,让“文化学习”与“自然体验”结合。还要“宣传协同”。借助市县主流媒体等平台,联合荆州其他县市开展“文旅联盟”:比如拍摄“荆州市(市、区)文旅特色”系列短视频,公安县聚焦“湿地、抗洪精神”,与石首的“麋鹿之乡”、松滋的“流水风光”形成联动传播;参与荆州文旅推介会,带着公安的文旅产品、特色美食“集体亮相”,让外界知道“荆州不仅有古城,还有公安的好山好水好精神”。

江风拂堤绿,精神润人心。公安县的文旅发展,无需追求“大而全”,只需把“长江生态”这张牌打亮,把“抗洪精神”这颗魂铸牢,通过“七个一”工程的扎实落地,让每一位来到公安的游客,既能看见长江的“生态之美”,也能读懂公安的“精神之切”。这既是公安县对“活化楚都”的具体贡献,也是我们守护文化根脉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
文化荆州

二〇二六年第七期 总第一百九十八期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

翰墨荆楚名家

先生意气尚青春
丈夫事业在简册

荆楚名家

丈夫事业在简册 先生意气尚青春
作者 黄文泉

